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十二
至十四



13
849
296



冊 1 3
849
29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二

偽政

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日予以二月建寅之

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構乾肉內若行帳坐卧

構乾飯也

帳坐卧謂帷帳茵席也

所過毋得有所給

言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

供費也予以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

耒耜曲木

也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媯以勸南訛耨去草

也訛予之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

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拂所以擊治未

柳粟謂畢北巡狩之禮即於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

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趨謹走群公奏言皇帝

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

棄群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

萬里春秋尊非糝乾肉之所能且無巡狩須闕大服

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收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群牧

群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收兆民欲以稱子孫

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

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

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

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逮竝日日食無

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大傅平

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利苗莽即真充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

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

見信任擢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官吏有嘗數大傅平

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僕射苛問平戊曹

士收繫僕射奔自以士行故使大莽大怒使執法發

車騎數百圍大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

掌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日寧有符傳邪士

以馬籠擊亭長董策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

亭長家上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和叔特為置勅曰非但保

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

甚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

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

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

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

尹分長安城旁六卿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

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

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都尉大夫

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都尉大夫

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

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

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

縣屬列尉大夫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

日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

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

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為之諸侯國間田為黜陟增減莽下書曰寧安

西都曰六卿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眾縣曰

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

也其外曰近郡有郵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

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

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

在賓服是為惟屏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文教奮

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

初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為名號也各以其

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

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

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陳留圍縣莽改

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

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

隊祈隊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

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

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元善也昏以戊寅之

旬為忌日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寧始將軍侯輔免

以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

堂公卿大夫皆佐酒

取行酒也

大赦天下大司馬苗訢左

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

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

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服省獄訟寃結民

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不拜正官權令太尉兼

一切貪殘

日暮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乘權執傳相舉

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

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隸

賂白黑紛然

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

守闕告訴者多

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濫眾事有司受成

苟免

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

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

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

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

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

質正也

前後相乘饋耗不潔

乘積也登也饋耗不明潔散也徹也

莽嘗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

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

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嘗貴邊兵二

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

為盜賊數千人為輦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

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掠將盡

言其逃亡結為

盜賊在 邶鄆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

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

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五

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

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疋

縷八十 或帛一疋予每念之末嘗不戚焉今院會已

度府帑雖未能充畧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

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

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輔而為萬斛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

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

同國則 謂公食同侯伯食 辟任附城食其邑 辟君也

國子男食則也 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 謂因官職 多少之差咸有

也 而食地也 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

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

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而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

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

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

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

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

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

大司

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左與前故特七部泊及也

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

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

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

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

什率多少而損其祿即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

言隨其多少

諸侯辟任附

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

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七月辛酉霸城

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

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

石舉四行各一人

依漢光祿之四科

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

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

莽之伯子男號也

十月平蠻將軍馮

茂擊句町士卒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益

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

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

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

上言自越嵩遂又讐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

且十年

遂又縣名讐牛等越嵩旁夷

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

施一切之政燹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驅衆遠居費以意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罹遭也今丹熊懼於自

詭期會

詭責也日以為憂責

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

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遂成也

宜罷兵屯田

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日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四年五月莽日保成師友祭酒

唐林故諫議祭酒琅琊紀遂孝悌忠恕敬上愛下博

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

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

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德侯遂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

如三公

朝見之禮

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

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日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

經藝合之傳記通之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

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於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石

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

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備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春茅也而

菁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

欽告

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

牧民人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

於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

謂

發承人

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

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遜嗇託以

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
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
抵罪者寢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
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甯以六
筦諫莽大怒免甯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
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
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
之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若今作鎡石也若北十長二尺五寸欲以厭
勝衆兵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
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吏以不得俸祿竝

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
二年胡虜霜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
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
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
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
涉曲陽侯根子成帝時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思之
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
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瑯邪轉鈔
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莽
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

元布天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度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當張樂秦終南山之

上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

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道生諸當生者也二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

新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初

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常之弁鹿皮冠也是時

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寔多更始將軍廉丹

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

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大傳犧叔士孫喜清潔

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為銳卒令公卿以

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保養言不許其有死者矣多少各以

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

次之位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

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周禮

折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謂軍糧時有長人巨無

什物雜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

霸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輜車

不能載三馬不能勝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軍壁

尉則梳鼓以鈇箸食猛或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壘之事又驅諸猛獸作犢

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
 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
 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單于
 後安公單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而加之欲出大兵以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竝入北邊北邊繇是
 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陸
 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追爵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
 欲出兵立之者言為此計意不止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
 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
 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藁街一胡人爾

藁街蠻夷館所在也

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

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

輿而立當代之

輿者時見為單于之名

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

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
 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諷諫莽及當
 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
 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
 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貌狼自賊持必
 不移貌狼言其狠戾見於容貌也賊善也懷執異心
 非沮軍議也沮壞也未忍致於理其十大司馬武建伯印

鞞鞞者印之組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况奏郡縣訾民不實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

一以况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地皇元年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正月乙未大赦天下下書曰

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謂趨

走謹詳須待也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

以目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謂十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軍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

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

十人較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當亦官名百非

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焉稽考也考法於前人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

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

令長裨將軍縣宰為較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

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於道中行者即執取辨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

取之以充事也

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烈風

之風 烈暴 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 弁疾也一日弁撫手也言驚懼

也 伏念一旬迷廼解矣 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雨不遂以 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 安莽第三子也莽改汝南新蔡

為言也 日新 臨國維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

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義者皆曰臨國維陽為

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

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 有疾以執茵輿之行謂坐茵褥之上而今四人

對挈茵之四角 輿而行之也 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

中 張帳也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 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

就舍妃妾在東永巷

言臨待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

也 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

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

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侯官奏月

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

帝皆得瑞以遷後世褒主登終南山 褒主大至也 所謂新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太一黃帝欲今安逆繼其後也 統義陽

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

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

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措安置也 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

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

鮮少

也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措手足

正營

惶也不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

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

安中國焉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

世之基者乃下書口予受命遭陽九之院百六之會

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脩且祫祭於明堂太廟

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

波水之北即池之南惟玉食

黃圖在西波池即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

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

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

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

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也

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

立載謂立而乘車也

親舉築

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掌侍執法

杜林等數十人將作

作領築作之人

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

者文釋

文禮文也釋繁也

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

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

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

駱驛言不

絕也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

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

取其財

尾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

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
 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日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
 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
 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齊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
 威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
 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薄櫨柱上相即今所謂櫨也飾以
 金銀珣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木川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
 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
 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

莽遣二公大夫逮治黨與

逮謂逮捕之也

連及郡國豪傑數

千人皆誅死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
 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一切之法以來寧安
 六鄉巨邑之都抱鼓稀鳴盜賊衰少巨大也抱所百

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

蠻熒未絕焚江湖海澤縻沸盜賊未盡破殄

縻沸言如沸縻

而沸漏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一切

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太傅平晏死

以子虞唐尊為太傅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

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

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土入南郡屯藍口故

號下 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陸二

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急解更置牧監副秩元

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

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新遷

王安病死初葬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

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

都國以其不明故也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及安疾

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與等母雖微賤屬

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以所上之皆曰安友於

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與等

封與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畢爲睦脩任捷爲睦建

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

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况謀况

謂焉曰新室卽位以來民間奴婢不得賣買數敗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因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

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者火也當爲漢輔

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若地下趣軍北告匈奴

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

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

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楊光歲星入東

并其號當行號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

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往告之莽遣使者即

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言起者亂如麻也乃置捕盜

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

使者隨其後遣太師儀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

穀幣請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

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闕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

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鑲琅

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琅官長鑲也鍾官到者

琅官長鑲也鍾官到者

易其夫婦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熹景尚

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况

識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收大

夫李參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改其舊名以聖代識使將兵

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儲夏人姓也莽以為中

郎使出儀說之令儀文降未出而死而身未出莽

求其屍葬之為起塚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

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

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

盜賊稍稍群聚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亶稱

巨人從事三老祭酒言不為大號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

食日闕而已言隨日而盡也諸長吏牧守皆自亂聞中兵而

死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謂不曉此意也

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

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

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

仁之道也抑疆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

盜發不輒則至成群黨遼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

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日以貧窮故爾賊護

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

大者群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穴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

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

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

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

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

擅發兵賊繇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

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

糜聞之不敢入界糜眉也以朱塗眉故况自劾奏莽

讓况讓責也未賜虎符以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興

擅發之罪以乏軍具同科也以况自詭必擒滅賊故且勿治詭責也白

以為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
 憂責領青徐二州收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
 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
 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有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
 延蔓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
 上官應塞詰對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交懼
 斬死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給服也將率又不能躬
 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衰傷徒費百姓哀漸也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許城因饑饉易動旬日

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
 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瓜
 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
 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
 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
 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
 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
 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
 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書
 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

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

冊府元龜

命至於此皇四年辛酉十月五日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曰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三

偽政 第四

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

駕乘六馬以五彩毛為龍文衣着角長三尺 以被馬

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

各千萬侍中中掌侍以下皆封封都匹仇延為鄒淡

里附城 都匠大匠也邨淡豐盛之意

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

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

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室續乏以成歷

數故其道駿惟掌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祭

已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

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

行音下便切

或云寒民舍居

橋下

舍止宿也

疑以火自燎明為此災也

燎謂炙之令溫也

其明

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

命至於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月以三年終冬絕滅

霸駁之橋以欲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也又戒此

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嶽太

師亟科條

亟急也

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

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

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莽下書曰惟陽九之院與

害氣會寃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

薦仍也

百姓困

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嶽太師特

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

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

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

交州填撫所掌

之往也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悉盡解散

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

黎黎也

大師更

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

言

王欽若等曰田况言見第三卷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

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

薄開諸倉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

諸能採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

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

戊土也莽

所作

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

歷名 辜擢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

易不云虐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

言損上而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艾治也

咨虜群公可不憂哉

咨者歎息之言

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

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

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

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迺

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

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是夏蝗從東方來

蜚蔽天至長安人未央宮綠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

捕擊奔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

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

之稟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先

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

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

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羹持入視莽曰居

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索

姓也恢名也反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

中郎將奉璽書勞之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

人赤眉別較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擊之為

憲所敗廉丹死之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

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

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

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

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時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

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

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

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

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世祖

武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

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嘗等

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
 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謬對
 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
 得下江王嘗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
 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
 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文謂文章號謂號令也咸怪異之
 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欲其事成故云
 也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
 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
 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爾莽大說群

臣盡服及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掠地既殺甄阜
 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
 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
 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
 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鬚髮
 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
 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
 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
 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
 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蔽執弓韉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

日以大牢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鞬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倣之焉

始將軍譙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

上壽日廼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

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辛丑巽之官日也巽為風為

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

於其王母介大也王母謂君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

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

庶草蕃殖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

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

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族

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

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

與洎南南焚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輿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孟

豆遷蠻熒之名也言伯升已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十萬又詔太師王匡

國將袁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闔揚州牧

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眾追措青徐盜賊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馬將軍王巡左隊

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凡十萬眾追措前隊醜虜

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復迷

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

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

靡散也

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

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

剿截也

遣七

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

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棠等別攻潁川下崑陽

鄆定陵

三縣之名也

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

維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

平定山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

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遺

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維陽州

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在道不

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

徒王尋發維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崑陽崑陽時已

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崑

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亟急也

彼破諸城

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

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

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

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

輕易之也

自將

萬餘人行陳

巡行軍陳也

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

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潰號譟虎豹股栗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亦高陵而望不敢前進

至於三歲不能起也

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

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

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

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詳也時殿中鉤

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

僊人掌承露盤也

郎吏見

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日憂

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

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

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講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

今失大眾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

謂諭告之

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

天下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

張即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

師同說侯林為衛軍莽憂懣不能食置飲食啗鰻魚

鰻海魚也

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莽性好時日

小數及事迫急置為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罟

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滂色其周垣

滂滂之變其舊色也

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較尉前丙

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

屬不可勝記是秋太白星流入大微燭地如月光成

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

成紀隴西之縣

以兄子隗囂為

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

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

兵南鄉百餘人

析音先歷切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

時析宰將兵

數千屯鄔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

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

將軍授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

宋綱殺之西拔湖

湖弘農之縣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

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

厭禮春官

之職屬女巫子之十日凡邦之大災歌吳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官且皆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餐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選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城府中尚方處處各

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

玉財物甚眾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寶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成屬大

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聞意九虎將兵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

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驍將二萬餘人從閭鄉南出

棗街作始作始邪道所繇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

虎敗走史熊王况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

自殺其四虎亡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三虎郭欽陳暈成

重收散卒保京師倉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

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較尉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遇迎降

之處皆來迎而降之也

大姓櫟陽申碭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

屬縣臻嚴春

屬縣三輔諸縣也屬右扶風其人姓嚴名春

茂陵董喜藍田

王孟槐里汝臣盤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

姓屠明名少

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

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哉當須更始

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擄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祀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謀將渡渭橋散走謀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炤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較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

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漢兵貪

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燔亡二

日已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擄掠趨謹並和

衆群行謹而自相和也燒作室門斧敬法闔敬法殿名也闔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講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掖庭承明

黃皇之室人所居莽避火及掖庭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婦女

誑講曰當奈何時莽紆衿服誑古啼字紆深青而揚赤色衿純也純為紆服也

帶璽韞持虞帝七首天文即按拭於前拭所以古時日天文

即今之形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日天生德

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

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邪行各道下者也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

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

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即從官尚

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

闔闔至漸臺闔闔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

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人殿中講曰反虜

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

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

兵接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輔時衆兵

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掌侍王參等皆死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較尉東海公賓就故大

行治禮

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職天子之綬也

見吳問綬主所在

日室中西北阪間

阪間也

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節肌骨鬻爭分殺者數十人

三輔舊事云鬻切千段

公賓就

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

舍止宿也

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月癸丑李松

卸驛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

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

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

提擲也

或切食其舌初莽居

攝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

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

諄乖也音布內切

邊兵二十餘萬

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民愈貧困嗷苦

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

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末年盜賊群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

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

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

酪

作杏酪之屬也

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

人置養贍官以稟之吏盜其稟

稟給也益其稟者盜所給之物

饑死

者什七八莽耻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抗

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將究矣究竟歲為此言以至

於亡王欽若等曰玄未僭位以前事迹並見將帥部諸門下書曰

晉桓玄僭卽帝位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繇一統貞夫所以司契

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繇

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卽桓溫也聖德高邈誕啓

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

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

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薦臻曆數惟旣典章唐

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

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燦於南郊受終於文祖

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大赦改元永始

錫天下爵二級考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乃

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

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

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

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叔父冲太傅宣城郡王

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

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

將軍安城郡土兄欽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兄禕
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
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
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
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
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
降封千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
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謙母庾爲宣
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
四十人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闕囚

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于輿它者時或卹之其奸
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予祖改尚書郎官爲
賊曹又增置五較三將又疆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
年玄之永始二年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
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以
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
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
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
作徘徊輿施轉令闕廻動無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
禮儀問於群臣散騎掌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

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逾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竒矣之遠矣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

出遊水門飄風飛共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曉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擊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高祖也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玄於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德元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卽殺扈

興等安穰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楊豫徐充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兵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謀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口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

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於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音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

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
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
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
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
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
至望見玄舟旌旌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
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
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
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
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

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
置百官以卜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
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
其群黨曰卿等竝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
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
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
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
京室聲被八荒矣旣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
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
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爾以天文惡故

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
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
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
北虜以苻堅爲苻詔爾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
法玄曰此事以行令宣勅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
可待事平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
寧之辭玄悉不受仍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
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
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
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譚所破振單馬走還何

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州進
師尋陽玄率舟艦三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
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嘗侍欲遣說解義軍謂
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
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
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
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竝不可說也
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
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於歷陽諸
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

丕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嘗漾輕船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中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於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

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較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都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玄自篡盜至敗凡八十月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四

嗜酒 酒失

嗜酒

易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蓋先王之作酒醴所以奉明祀養高年而已至於享賓合歡一獻百拜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乃荒腆

為務沈湎自恣俾夜作晝廢時亂日伐德以致敗腐
脅而無悔者其惡已甚矣至有遭罹世難高翔遠引
含味道腴隱居求志矯抗以避禍沈冥而不耀陶然
自得以酒為名者斯又忘懷而獨善者也其或引滿
舉白沈飲不亂決事靡滯治讞益精亦天資所得無
累於明矣然周書著無彝之訓詩人有彼昏之譏誠
在昔之深戒也

齊惠樂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伯有鄭大夫嗜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至未已朝者日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人日吾公在壑

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收

既而朝

伯有朝則又

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子皮鄭大夫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相尚以奢相困以酒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

飲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

冬月治讞飲酒益精明

陳遵為較尉封嘉戚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

賈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闔門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既闔門又投車轄也

嘗有剗刺

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雷醉時突入

見遵母

雷澆言其大醉也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

廼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嘗醉然事亦不廢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後漢楊政京兆人善說經書為人嗜酒不拘小節

丁冲為司隸較尉數過諸將飲美酒不能醉爛腸死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身長八尺飲酒一斛敬為大司農不赴

盧植涿郡人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為

尚書免官卒

魏徐邈為尚書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沈醉較事

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

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

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爾竟坐得免刑後為

潁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

不邈對曰昔于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

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癩以醜見傳而臣以

醉見識帝大笑

吳胡綜為侍中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按引觴搏

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爲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較尉

元咸字仲容籍之兄子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聞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酒以大盆盛之圓座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後爲姑平太守卒

阮修字宣子咸之從弟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爲太子洗馬遇害

胡母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後爲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卒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醜醜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譚者以爲狂輔之正醜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史無官

光逸字孟祖嘗投胡母輔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甲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啻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爲給事中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元帝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一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其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懣卽住而啖肴膳酒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因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損酒毀噐泣涕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見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養其人笑而止伶雖陶瓦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將軍後以壽終

郭璞字景純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爲王敦記室叅軍被害

畢嶠字叔駿爲秘書監性嗜酒率嘗沈醉所撰後漢

書十典未成而終

顧榮字彥先爲廷尉正嘗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孔群爲中丞性嗜酒司徒王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用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沈酒如此

周顛爲尚書右僕射頗以酒失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目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二石

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王忱爲荊州刺史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未
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
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也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爲會稽內史素嗜酒末
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前燕皇甫真爲侍中大尉飲酒至石餘不亂

宋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
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
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日誰能無過改之爲貴爾此非

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語近長沙
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
誠令禁斷并給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
嗜者不能立志裁割爾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
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
不能慨然浮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
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醜酒汝於何得之
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醜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
詔之日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
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

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爾令遣孫道裔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爾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前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日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潛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而退曾不恡情去留江州刺史王弘嘗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

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賫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與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如此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檀韶爲江州刺史嗜酒貪橫所蒞無績高祖嘉北合門從義又弟道濟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孔顥爲安陸王子經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顥爲人使酒使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門多所陵忽充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嘗貪罄有無豐約未嘗闕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醒醉後顥反敗王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

好

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二十猶未婚又嘗乘麤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卽屏任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之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蔡約爲冠軍將軍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自若時蕭

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黠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

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奉於領軍將軍人豈所類

醉

蕭琛爲侍中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
王瞻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精神朗暢不
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張率字士簡嗜酒事實度於家務尤所忘懷爲新安
太守卒

陳陳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
公門沈湎諛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嘗憂之致書於

暄友人何晉與以諷陳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
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
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
張季舒爾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反吾所志
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
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歸然翻成可怪吾旣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
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

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
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所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
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
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
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
及

後魏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
甚少與劉仲史李武忠生平相熟其交情
陸昶爲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
崔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爲尉景開府諮議叅軍
晚頗以酒爲損車騎皆減
劉藻字彥先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太尉司馬
元敏魏之宗室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

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卽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

北齊薛孤延爲車騎將軍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嘗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特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乃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李元忠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園果間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嘗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靈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盧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終於烏蘇鎮城都督祖茂班之從父弟也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除給事中辭疾不仕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後

爲平原太守

隋裴政初仕周爲少司憲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

唐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隋末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產業父兄患之

崔敬嗣則天時爲房州刺史好飲酒中宗安置在州嘗德之及即位訪敬嗣已卒其子汪又嗜酒不堪任職且授維州司空又改五品慢官

李適秀中宗朝爲鴻臚卿晚溺於酒然公事不虧李適之爲刑部尚書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

宴賞晝則决公務庭無廢事

崔咸爲陝州刺史晨起飲酒至暮必大醉及夜分視事無滯失者吏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嘗侍秘書監飲酒如初

徐晦歷刑部兵部二侍郎同州刺史性疆直當官正守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王源中爲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用

酒失

傳曰秦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禹之訓日富者小雅所譏其
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
有沈湎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伎心中作惡言暴
怒奮攘交鬪忤世奸法蹈禍蒙耻至或臨戎而致敗
殺人而不忘曠廢官守天闕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
用類次以為民鑑

夏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口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承太康之

後沈湎於酒過善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

胤國名

告於眾曰惟時

羲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例也

沈亂於酒畔官離欠

沈謂醉其失次

位也 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於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警奏鼓

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警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

馳取幣禮庶人眾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

知於日食之變

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闡錯天象言昏

亂之甚干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封子慶封當國則不自為政以付舍

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嫫家 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齊惠公樂高氏皆嗜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故多

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

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

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

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也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

方睦遂伐欒高氏

荆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

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操參酒而進

之酒器受三升日參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反

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其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

往視之入幄中聞酒氣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

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

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

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

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知伯醉以酒確擊母卹群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間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繇此怨知伯

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

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

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

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

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

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

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

臨况魏其侯夫敢安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

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罵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

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詣魏

其城南田不得繇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

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

有却魏其日事已解疆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

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

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咄囁耳語武安謂灌

夫日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

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廼戲騎縛夫戲讀

日灌謂相麾繫居室署名屬棄市事具總錄

命之收縛也于丞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

中中郎將

匡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事發覺衡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後漢光武時馬武為捕虜將軍嗜酒闖達敢言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吳陳勤為凌統督將統嘗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

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不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而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對主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并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

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竟竟繇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竟竟純曰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較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鄉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誆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

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嘗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

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誠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孫季舒爲長水校尉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宗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周顛字伯仁中興遷爲吏部尚書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爲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

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戒也顛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爲鳳德之衰也

王澄爲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

左右捧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插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

後趙徐光爲石勒記室叅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嘗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

宋謝超宗爲人使才使酒多所凌忽在直省嘗醉帝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顏延之好飲酒不拘細行何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前永嘉太守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故爲國子祭酒司徒在長史坐買田不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延之沈迷麴蘖詆毀朝士預宴班觴肆詈上席請以訟田不實免所居官詔可故爲太嘗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帝曰昔同子叅乘袁綵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

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魯爽祖宗之爲南陽太守父軌爲竟陵太守北奔爽仕魏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南齊焦度爲東宮直閣將軍好飲酒醉輒暴怒高帝嘗使人節之

馬山圖爲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攜永明中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攜侍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夷杲之所糾贖

論

梁謝覽爲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嘗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

蕭穎達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

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

王欽若等曰穎達齊

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沈公宿望用意輕脫若以

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

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柳盼為散騎嘗侍性愚慙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卒於家

後魏劉尼為司徒皇興中獻文北征帝親誓眾而尼

昏醉兵陣不整獻文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

不禁下使者就州城以杖罰喜喜謝曰臣聞文王

于若襲父祥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

摘殺

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秘書郎宣武未葬楷與河

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夏侯夬字元廷道遷長子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

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醢醢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

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猶數千餘

兩穀食至嘗不足弟妹不免饑寒於是昏醉而卒
李肅爲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
繼弟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澤
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
盧昶爲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
手刃其客

程靈虬爲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徐州刺史武昌王鑿
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
祿不免饑寒

元麗爲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後

醉輒令閉閣日勿使丞入也

裴茂伯爲廣平王贊文學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
飲不巳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
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
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
薛孤延初仕東魏爲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
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
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
下以辱之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之曰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之推自周奔至文宣見而悅之天保未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營外

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繇是遂寢
唐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恣甚尋出爲建州刺史未幾元禎用事召還爲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官員外郎獨狐明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威可紊則堂陛不嚴諫議大

夫李景儉乃因酣醉輒肆叨瀆昏叟侮慢靡所不爲
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守遐荒予非深尅
勉自循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朗爲
韶州刺史温造明州李肇澧州王鑑郢州坐與景儉
同飲也

田渭爲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渭官一任徵本州鹽
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渭使酒與汾交爭爲本道廉
使舉奏因各懲罰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九年出爲興元府城固令直
方始爲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

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醜頗以語僮
之從諫怒只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文宗雖嘉之然
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薛延老爲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沉醉文宗
聞之以爲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後唐蕭愿爲太嘗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
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晉闕徹爲義成軍節度使翰幕客狂率酣營一日使
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至客道至事無
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翕

肩誚笑贖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令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翰斬關徹恐天下譁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

邊歸讜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醕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

之歸讜猶廻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王欽若等

自民間獻疏世宗擢為右拾遺尋以拾斥醜流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閣請罪

帝釋之仍令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終

